



热点女人

殷健灵 著

风光与苍凉

吴安妮
安池



热点

风光与苍凉

女人

殷健灵 著



文匯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热点女人 / 殷健灵著. — 上海: 文汇出版社, 2002.10
ISBN 7-80676-244-2

I. 热... II. 殷... III. 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 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68492 号

热点女人

著 者 / 殷健灵

责任编辑 / 朱耀华

装 帧 / 卢 卫

出版发行 / 文匯出版社

上海市虎丘路 50 号

(邮政编码 200002)

经 销 / 全国新华书店

印刷装订 / 上海长阳印刷厂

版 次 / 2002 年 10 月第 1 版

印 次 / 200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/ 890 × 1240 1/32

字 数 / 190 千

印 张 / 9.625

印 数 / 1—6000

ISBN 7-80676-244-2 / I · 059

定 价 / 20.00 元

女人的风光 女人的苍凉

陈凯歌说：“电影，就是一群人在黑暗中聚会，分享一个梦想。”可是，如今的人们，已经不再满足于电影艺术所创造的梦想空间。他们依然需要分享，却更期盼着，从周围活生生的人身上，窥探到原生态的信息，从而获得对自身的最切近的关照。

梦想，必须是切实的，是可以触摸的。

媒体记者的工作，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在帮助人们完成集体分享。几乎从进入这份职业开始，我便进入了女人们的故事和梦想。这样的职业让我有机会聆听各种各样的人生，探询她们深藏的内心。它使我获得了更为广阔的空间，从而有机会和可

能洞悉他人的人生。这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工作，甚至是一条捷径——自己的生命仿佛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里延长和拓展了。他人的经验成为我的经验，并且通过我的文字去影响更多的人。

我想，我是在依着我对女性的认知来选择采访对象的。我的选择标准只有两个：拥有成功的事业；拥有丰富的经历。成功的事业，是这个时代具有特定意义的标签；至于丰富的经历，在某种意义上，意味着意蕴复杂的曲折和美好。我将她们的故事记录在一本发行量庞大的杂志——《现代家庭》上。

正如米兰·昆德拉所言：“人的大地是无经验的星球。”——“人走出童年时不知道什么是青春，人结婚时不知道什么是已经结婚，甚至人在进入老年时，也并不知道要去哪里——老年人是他们老年的无辜孩子。”我们的读者让我相信了这样一种事实——当他们确信无法从自己惟一的人生中获取珍贵的成功经验时，他们便试图从别人的人生中获取现成的经验。在某种程度上，“窥探”的目的已经退居其次，借鉴和参照成为了更主要的目的。

我的采访对象就是这样一个有着明显的、区别于其他一般人群的特征的群体。她们未必具有公众的知名度，但她们在各自的领域里，都获得了非一般意义上的成功；她们全都是白手起家，都是从空白走向丰富；她们的人生没有一个是顺坦的，大多是跌宕起伏、逆水行舟。人们只看到她们成功后的风光，却忘却了她们其实也需要表达，哪怕是与人分享一段经历，回味一段人生，抚摩一种创痛……这对她们，是对过去了的时光的梳理，也是未来的开始。

我很荣幸顺利地成为那么多“热点女人”的倾听者。这些“热点女人”的年龄不一，职业各异，拥有不同的生活背景和环境。我从不同的渠道获得有关她们的信息，然后设法找到她们。幸运的是，几乎没有一个人会拒绝我的采访。

最初，我像所有好奇的阅历简单的人一样，带着想象去猜测她们风光的人生。慢慢的，我惊异地发现，那些事业成功的女人，几乎都有或多或少的情感缺憾——也就是说，几乎都没有拥有或曾经没有拥有俗常意义上的完整人生，比如婚姻、比如爱情。到了后来，这种状态成为我眼里的“正常”。只有凤毛麟角的人，获得了“两全”。她们成了“异类”。

当我采访她们的事业时，我的受访者无不侃侃而谈、满面春风，哪怕在回忆最低谷的时候，脸上的表情也是平静。经历了种种风雨，她们已经学会了淡定和从容。她们的成功经验各个不一，但无不散发着女性的灵性光辉。在别人面前，她们首先是一位成功者，然后才是“脆弱”的女人。很多人，超越了她们的性别，获得了男性无法抵达的境界，无论在商界、演艺界，还是在学术界，以及其他边缘领域。

在每次采访过程中，我都会诚恳地告诉我的受访者：“我想了解你完整的精神世界，如果你愿意，请告诉我你的情感经历和心路历程；如果不愿意，我也不强求，这是你的权利。发表前，你可以告诉我哪些是必须回避的，哪些是需要隐去的。”我希望笔下的采访文字充满人性的内涵，我的受访者能获得丰满立体的形象。幸运的是，几乎没有人拒绝我的要求。我发现，情感，其实是她们更乐于表达的话题。出于性别，出于理解，每

每，采访会成为互动的真诚的交流，因为我们都是女人，都有一颗善良、敏感、渴望爱的心灵。

在有了那么多的采访经历后，我几乎怀疑了托尔斯泰那句著名的话——幸福的家庭都是一样的，而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。在我看来，幸福的女人都是一样的，女人的不幸也是一样的。女人的不幸之源，第一位的，就是情感的不圆满。

感谢我的职业和我的受访者，使我有机会和优秀的素不相识的女人坐在一起，让我欣赏不同人的精彩人生，感知属于女人的共同的风光和苍凉。我一直认为，成功是一个含义宽泛的词。在这个有些急功近利的时代，人们对名利的追逐给“成功”套上了迷幻的光环。但我相信，“成功”绝对不是和金钱或者名声划等号的，在某种意义上，“成功”意味着一种超越、一种崛起、一种坚忍、一种完满、一种实现、一种放弃。

因为彼此真诚，有一些受访者后来成为我很好的朋友，使我看到她们更多的生活的真实。我承认，生活的真实，并不是文字可以全部表达的。而且，当一个人面对公众和媒体的时候，他(她)所展示出来的只是他(她)最光彩照人的一面。我们眼睛里，永远只能看到别人的一面，无法看到他的全部。而一个真实的人永远是以立体复杂的姿态活着。

于是，我试图摆脱媒体文字常见的单一面孔，也摆脱文学作品的艰涩和纯美，用朴素却多变的方式讲述“热点女人”们的人生。文章一篇一篇地面世，其中有不少获得了读者的认同，她们用那些成功了的人的经验来整理过去，并且重新上路。读者的认同使我时时感觉到作为一名女性杂志记者的快乐。谁说

“女人是女人的敌人”，在更多的时候，女人是女人天生的盟友。

此时此刻，将遴选出来的文字集结在这里，我不知道它会是一种怎样的面貌。我只知道，它也有一个美丽的性别，那就是——女性。

2002年5月

目 录



9/ 风雨之中说杨澜
21/ 吴小莉的新婚
29/ 清风扑面陈鲁豫
37/ 没有隐私的那英
45/ 你所不知道的宫雪花

107/ 我要我的完美人生
117/ 给我翅膀，我爱飞翔
124/ 邓蕾婷和她的布艺店
130/ 幸福只是错失的玫瑰
139/ 何宇虹：在浪漫与现实之间
146/ 从下乡知青到董事长
152/ 一路风尘一路歌
161/ “台湾小姐”：在寂寞的美丽背后
169/ 安彬不想和美擦肩而过
176/ 当聪明女人遭遇选择

53/ 二胡天使的东瀛之路
62/ 中国吉卜赛女人
75/ 一个女孩的“另类”演艺生活
83/ 昆曲明星的幸福和忧伤
91/ 舞蹈的指挥棒
97/ 张丽玲：悬崖边奔跑的寻梦人

186/ 一个云南女子的漂泊青春
197/ 画佛女子
205/ 东子的天上人间
210/ “狂乱世界”的女主人
220/ 命运偏爱她，让她拾荒
228/ 走进“性雷区”的女博士
239/ 别叫我“英雄”，我的忧郁谁能懂

249/ 最初的安顿
263/ 今晚，我们谈爱和女人
270/ 安妮宝贝：匕首上的一朵花
279/ 京城闲妇申力雯
286/ 池莉访谈：动物性的爱情和人性的爱情
295/ 比爱情更牢不可破的



你是人，杨澜也是人，我们都在探索自己的人生，而且探索得很不纯熟。这人生对我们是第一遭，对杨澜等人也是第一遭，其间定有挣扎、有焦虑、有慌乱、有冒险、有失意、有彷徨，如果是女人，还必得有心酸的浪漫，惟其如此，作为一个“人”才特别的浓厚。我想，与无名之辈相比，杨澜过得又怎能说是一种“做人的风光”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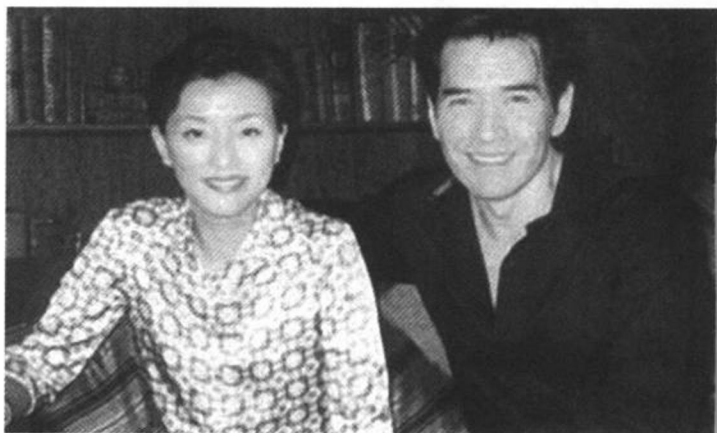
风雨之中说杨澜

有一段时期，我特别有兴趣采访各式各样的女人。那时以为所有的人生都不尽相同，想，同样身为女人，为什么有人精彩，有人平庸，甚至凄惨？阅过各个不同的人，听过许多或平淡或跌宕的故事，更是惘然：托尔斯泰说，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，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。但到头来，却吃惊地发现，连不幸人的故事也是相似的。琢磨了很久才有些明白，因为都是人，个人的发展和走向都以人性打底，人既然逃不了它天然的属性，即使变，也是万变不离其宗的吧。

但对个体的人来说，命运的叵测、未来的不可知，却是充

满了惊心动魄的诱惑和危险的。那些在峰尖浪谷的人，总能体会人生的极致刺激。

这一阵，周围所有的人都在说杨澜。这个名字已经被说了很多年，并且，在不同时间，被赋予不同的



杨澜和费翔

意义和内涵。在最近的日子，一些思想严肃的同胞居然痛心疾首地和杨澜“作别”，理由是，他们的偶像“欺骗”了他们，还有人“看到了她伪善的一面”。我听了他们的话，虽不以为然，但心里总要咯噔一下——本来就不盲目地崇拜一个人，一味地推崇要不得的，很多人还不知道应该全方位的去看待一个人，这怪不得他们。公众话语评判公众人物的时候永远是单面的，而非立体的，难怪他们要失望。

我采访杨澜是在1997年的年初。那时，她刚推出她的第一本书《凭海临风》，正和东方电视台联合制作《杨澜视线》，忙得很。当然，还不如现在这么忙。我对屏幕上的杨澜印象一直很好，觉得她清纯自然、机智智慧。在年龄上，我们算是同代的，但杨澜的成功的确是远远领先了她的同龄人。难怪有个同样年纪的女友居然问我：杨澜有40了吧？

联系杨澜费了点小小的周折，后来通过她工作室的朱小姐约定了采访时间：某个星期四的下午。临采访前两天，朱小姐打了无数个电话才找到我，说杨澜星期四下午有个答谢会，采

访改在中午了。杨澜说一定要找到我，怕我白跑一趟。这件小事让我对杨澜更增好感。在职业采访中，或许是我的运气比较好，尚未遇见耍大牌的“名人”（耍大牌自然是低智商的表现），但像杨澜这么细致认真的，似乎也是少有。

到了那天中午，早早吃了饭，往延安西路赶。延安路高架竣工不久，有些路段还留着工地的残骸，使这条路透着一股大病初愈的气息。街上值得一看的正多着，透过车窗，看街沿上仍裹着冬装缩着脖子的人，那些人里面竟然有一多半是很乡土气的外来人或民工。还有一些老年女人从美丽园那里的道观结队走出来，她们许了愿，以为将自己托付给了一个圆满的结果，因此她们的表情也圆满了。但我没有闲心望野眼，默默温习熟看了的《凭海临风》，



想着接下来的提问。这一路就走得特别短。

吴征的公司设在达华宾馆，靠近江苏路一处不很起眼的宾馆底层。杨澜约我在她先生的公司见面。一进门，我就看到了她。

我想，我也许应该比较细致地描述一下我眼前的杨澜。说实话，她有一种让我欣赏的美。那会儿，她正站着



和赵忠祥主持“正大综艺”

低头和员工说着什么，背影比较高挑，熟悉的披肩长发(后来她剪了短发，短发的杨澜成熟了，更干练了，发型的确对人的气质具有魔术般的作用)，清纯依旧。着装也很简洁，雅致的淡果绿色西装，里面是一件同样雅致的疏条纹衬衫。

不能忽略她的微笑，她的微笑不是职业的，这种微笑与她的声音和思维是一致的：她的微笑有一种美丽的力量。说实话，杨澜的声音并不悦耳，因为不够光滑，不够细柔，但你不会因为她的声音有些哑就不喜欢她，因为她有更多让你喜欢的地方。

她坐在会议桌的对面，脸庞比屏幕上更小巧和精致，薄施粉黛，眼神通透。她的手舒舒服服地搁在桌上，那是一双过目难忘的美丽的手，白皙，而且修长，右手无名指上戴了一枚精

细的钻戒。

采访时间有限，我的提问也尽量集中简短。做一个被采访者其实很难，他们被提问，同时也在接受采访者挑剔的观察和检阅。假如被采访者是丰富的智慧的敏捷的，那么这场采访才可能是尽兴的。要做到这点，通常这个人是个阅历丰厚善于思考的人。我不太喜欢采访年轻人，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他们比较“薄”，缺少足够的沉淀，自然也少了韵味。

采访杨澜的感受是，她有厚度，敏捷，最漂亮的是——出口成章。

我将那天的提问摘录一些写在这里，她的话都是原话，几乎没有经过整理。



△ 在人们的印象中，你的经历似乎一直很顺，从一名普通的大学生，到闻名全国的电视节目主持人，而后又激流勇退去国外静心地深造了三年。“环境能改变人”，回首过去，今天的你和初出茅庐的你有什么大的不同？又保持了哪些秉性呢？

● 我想我还是过去的我。一个人到了国外，就好像是一块试金石，环境往往迫使你感到一种巨大的心理落差，于是有的人会变得玩世不恭，有的人会变得更加功利化。我也曾有过许多不如意的时候，首先走在马路上再也不会有人认出你，其次，你还得适应他们的文化背景和生活习惯。记得到美国的第二天，我去银行办理账户，尽管每个单词我都能

听懂，可就是弄不明白人家说的是什么意思，因为我连基本的生活常识也不具备呀，忽然变成了一个处处要让人教的人，真有些不习惯。还有，上课第一天不知道怎么关计算机，上图书馆不懂得如何查资料，开始还碍于面子不愿去问人家，可不问怎么行呢？有一次，遇上期末考试要交论文，我在电脑上写着写着竟忘了储存，十几页论文一下子全没了，这时已是半夜两点，上午10点就要交卷的，急的呀，没法，只能连夜重写。每每这时候心里总是很难过。但我还是挺过来了。《凭海临风》出版后，中央电视台的一些老编导都看了，他们见到我说：“嗨，杨澜，你可一点没变，还挺纯的。”我说：“都28、9岁了，还纯哪？”我后来想，也许我真的是没变，纯不是幼稚，人还是需要保持一点纯粹的东西、理想化的东西。回国后发现，国内的有些人的功利主义倾向比我三年前

